主编的话

三年前，法兰西共和国总理若斯潘来华访问，在访沪期间，邀请中方各界人士数十名在法国人设计的上海大剧院会面。记得在会上，我曾针对若斯潘总理在演讲中所强调的“文化价值”问题，向他发问：“文化与语言密切相关，面对世界的‘英语化’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法国政府何以维护法语的地位，又何以发扬光大法兰西文化？”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作了一个原则性的思考：一个民族语言的丧失，就意味着这个民族文明的终结。任何一个维护民族文化价值的国家都不会听任自己的语言被英语所取代。而对世界来说，经济可以全球化，甚至货币也可以一体化，但文化则要鼓励多元化。他认为，正是本着文化多元化的精神，法兰西文化在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同时，得到了自身的不断发展与丰富。若斯潘的这番回答，尤其他对文化多元化原则的阐发，引发了我日后对文化问题，尤其是对翻译问题的不少思考，而这个冠以“法兰西书库”之名的开放性译丛，就是我们对文化多元价值观的一种认同，也是多元文化精神的一种直接体现。

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法国鼓励全球文化的多样性，推崇文化多元价值观，也许是对抗美国经济霸权的一种策略。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法兰西对文化价值的推崇，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对实现文化多样性的努力，是以其深厚的民族传统为基础的。不然，很难想像法兰西民族会有其绵延千年、昌盛不衰、为世界瞩目的灿烂文化，更难以想像近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诸多思潮与流派大都会发轫于法国。近 [illegible]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门一步步打开，国人的视野愈来愈广阔，于是，尽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异域的思想与文化，愈来愈成为一种必要。而这套“法兰西书库”，便是我们为国人了解当代世界打开的一扇小小的窗口，也是我们为沟通中西文化，促进文化交流所做的一分实实在在的努力。

以“法兰西书库”来命名这套开放性的译丛，似乎太大，难以名副其实。而这一丛书名却体现了出版社、丛书策划和主编者的一种追求 以恒久的努力，不断汲取法兰西文化宝库中深刻而丰厚的思想资源，展示法兰西多姿多彩的当代文化风貌。在我们的计划中，这个书库应该是丰富的。其丰富性主要是体现在其内容上。在选择进入书库的书籍时，我们遵循的是多元的原则，旨在让广大读者能听到法兰西思想的不同声音，看到法兰西文化的不同侧面，欣赏到法兰西文学艺术的不同风采。为此，我们在“法兰西书库”的总名下，将以系列的方式，不断推出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当代法国思想、文化领域最新成果的图书，在丰富、充实整个书库的同时，为中法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沟通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

我们的努力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如果没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独特目光和非凡魄力，没有陈丰博士和楚尘君的精心策划，没有法国文化部门和有关出版社的实际推动，没有诸多译者的辛勤工作，就不可能有这个“法兰西书库”的开张、亮相。但愿我们走出的这一步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广泛认同，但愿我们能在广大读者的有力支持下，走得越来越远。

许　钧

[illegible]年 [illegible]月 [illegible]日于南京

前　言

《在马热拉尼》，儒勒·凡尔纳的政治遗嘱

儒勒·凡尔纳死后，留下了六部未发表的小说。其子米歇尔·凡尔纳根据出版商的要求，为迎合时代的需要，对六部小说一一做了修改。第一部小说《世界尽头的灯塔》改动较小，但其余五部改动很大，以致与原作貌合神离。人们能够理解，那些增添进来的喜剧性的人物和科学性的解说以及皆大欢喜的结局给这些小说带来了商业效益，但是，这些小说同时却受到了严重歪曲，失去了原有的品位。儒勒·凡尔纳独特的创作风格，他的矜持的个性和种种忧虑，以及在他笔下具有象征性的一幅幅画面等在今日构成其艺术特色的多种成分，在那些修改过的作品中已荡然无存。

儒勒·凡尔纳的三部遗作《追赶流星》、《金火山》和《威廉·斯托里茨的秘密》的手稿最近刚刚出版。[①]随着眼下另一手稿《在马热拉尼》的出版，还剩下最后一部手稿《美丽的黄色多瑙河》不久也将与读者见面，这是一部描写在欢快的河上旅行的小说，然而米歇尔把它改编成了一部侦探小说。

在读到儒勒·凡尔纳的手稿之前，人们自然担心他的手稿可能还是个粗制品，或者可能还没有结局。也许正是这种担心，使

---

① 《追赶流星》，[illegible]出版社，布鲁塞尔，[illegible]《金火山》，[illegible]出版社，蒙特利尔，[illegible]《威廉·斯托里茨的秘密》，[illegible]出版社，蒙特利尔，[illegible]。——原注

得作家之子的介入有了一种合乎天意的理由。然而，对作家手稿的检查证明，这种担心纯属多虑。儒勒·凡尔纳在生命暮年已经提前完成了十多部小说，把它们放在旁边，而后，他根据当时的现实情况和读者关注的主题，从中挑出某一部交给出版商，或者推迟某一部的出版。

小说《在马热拉尼》是儒勒·凡尔纳的重要遗作，此次就以其鲜为人知的原稿形式献给读者。原稿是由 [illegible] 道罗·德拉·里瓦委托给儒勒·凡尔纳学会的，曾于 [illegible] 年限量出版过。

《在马热拉尼》，一次“在世界的尽头”所做的最后的旅行

小说受 [illegible] 年奥地利约翰大公在南美海域神秘失踪这一事件的启发而写就。化名约翰·奥瑟的亲王放弃了自己的地位，自由地去航行了。在小说《迎着红旗》（[illegible]）中，阿尔帝加·卡拉热（[illegible]）伯爵的名字几乎完全就是奥斯特里亚（[illegible]）的变形（[illegible]）。而小说《在马热拉尼》里的主人公凯迪尔（[illegible]）则是另一个名字卡拉热（[illegible]）的变形，仅除两个字母不同，而且，每个名字里都有“[illegible]”，代表了奥地利大公约翰（[illegible]）。这些字母同样也出现在凯迪尔的轮船名字“维尔吉伊号”（[illegible]）中。在《迎着红旗》中他是一个化装成贵族的土匪，在小说《在马热拉尼》中他是一个隐姓埋名的贵族，同一个人物的两张面孔，恶与善，约翰·奥瑟的二重性，这个特殊人物的生与死征服了作者。

儒勒·凡尔纳是在去世前七年创作了小说《在马热拉尼》的，

从 [illegible] 至 [illegible]①。他在书中描写了“那些……几年之后还会冲向阿拉斯加的克朗代克去的……贱民”(第十五章)等内容。因为 [illegible],在克朗代克确实发现了金矿,并且这个发现成为其小说《金火山》的主题。那一段时期在作者的生命中是个忧伤的时期,因为他的兄弟刚刚去世,他自己的健康状况愈来愈差,情绪十分低落。他怀着不安的心情预感到自己的有生之年已经不多了,他在当时的来往书信中,就表露了这种惶恐与忧愁。

所以,这部新出版的小说怎么不会对他的政治观和宗教观揭示一斑呢?怎么不会表露出他面对死亡时的种种不安,以及对死亡既恐惧有时又希望它到来这样复杂的情感呢?

儒勒·凡尔纳的手稿

如同凡尔纳的所有其他的遗作一样,《在马热拉尼》的文本经过作家仔细的修改,但缺少最后的复校。为此,我们在认真复校了原稿的同时,作了一些必要的弥补。

在创作过程中,某些人名和地名或由于遗忘或由于疏忽而发生了变化。可以看出,作者在最后确定某个专有名词前曾经斟酌过。对此,原则上我们维持专有名词的第一次出现时的拼写名,同时也指出那些变过形的名字。②

小说原先起名为《火地岛》,后改名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在世界的尽头》,意味着在那里将完成最后的旅行。此外,小说第二

---

① 见 [illegible]。——原注

② 考虑到这些人名和地名的变化从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角度审视毫无价值,故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作了处理,而不再注明其前后的变化。——译者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章详述了一个印第安渔猎人的躯体如何在领航员卡洛里(有时误作卡隆)驾驶的静静的船上,于深夜里,慢慢地沉入了“地狱”。凯迪尔此刻的黯然沉思构成小说意味深长的开场,其写作手法令人叫绝。然而,米歇尔恐怕因为并不理解,竟然把这一段删掉了。

不久,儒勒·凡尔纳在创作《世界尽头的灯塔》([illegible]的时候,为了把这个极妙的标题留作专用,便用《在马热拉尼》这样一个虚构的名字替换了《在世界的尽头》。

原始材料

为了搜集马热拉尼地区的资料,凡尔纳主要查阅了《环球旅行》杂志上的两篇文章——一篇名为《麦哲伦海峡游记》,作者是维克多·德·罗沙斯(见[illegible]年第[illegible]期);另一篇名为《合恩角的一年》,作者是利亚德博士(见[illegible]年第[illegible]期)。

《在马热拉尼》一书中的不少细节来自第一篇文章,例如,小说开篇的有关原驼的描写就是一例:

“那是一种优雅的动物:长长的脖子呈优美的弧形;身躯略扁,臀部浑圆;四条腿细长而矫健;褐红色的皮毛带有白色的斑点;尾巴略短,但毛很浓,显得很神气。”

这段描写很接近罗沙斯的描写:

“那是……一种优美的动物:长长的脖子,灵巧的头;身躯略扁;四条腿细长;褐黄色的皮毛带有白色的斑点,十分细腻;看上去,它有一副特别敏捷的神态。”

在这些文章所附的几张地图里,新岛的“新”([illegible]),有时写成了另一个“新”([illegible])。当然凡尔纳更喜欢“[illegible]”这个词,因为“[illegible]”是凡尔纳名字“[illegible]”的变形,只有一个字母

之差。或许正因为这个理由,凡尔纳才特意把“[illegible](新岛)变成了凯迪尔的隐居地。

儒勒·凡尔纳按自己的惯例,从不会和盘托出所使用材料的来源。但是,他常常在作品中引进一些真实的人物,把现实与虚构混合在一起。所以,在小说《在马热拉尼》中,利亚德博士的观测团便乘着罗曼什号访问了乔纳森号的移民营地:

“[illegible]年,法国的天文观测团乘罗曼什号抵达奥斯特岛的奥兰治湾,要在这里观测金星的活动。新的殖民地与他们的关系非常融洽,给他们留下了极好的回忆。”(第十四章)

作品的主题

在这部文学遗作中,儒勒·凡尔纳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作者要讲述的是一个男人的故事,这个男人是尼摩船长的兄弟,是作者的近亲,他把生活哲学建立在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上,坚信“没有上帝,没有主子”。然而,生活的现实迫使他逐渐地变成了一个主宰众人的主子,而且,故事的结尾让读者发现,他已不再怀疑上帝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在捍卫自己的“独立”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始终毫不软弱,毫不让步。“独立”是凡尔纳作品的关键词,这使人想起了尼摩船长躺在病床上发出的临终之言,他最后说了声“独立”,就停止了呼吸。凯迪尔也同样,他宁可去死也不愿失去这种“独立”。所以,主人公决定在马热拉尼最南端的海角上,在“世界的尽头”投海自杀具有一种象征的意味。

“是不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他的头脑里一直缠绕着结束生命的念头?是不是他已经拿定主意,要一直往前走,直走到不再留恋的土地从脚下消失,而后坚定地走向死亡,葬身于脚下的惊涛骇浪中?……是啊,这正是他已决计的事!”(第七章)

遇险的乔纳森号发出的炮声打断了他自杀的念头。在米歇尔根据《在马热拉尼》改编的《乔纳森号历险记》[①]中，却找不到这段话了，因而读者无法理解凯迪尔为什么要驾驶双桅船开往最南端的合恩角去。

这种为了保持自由和独立而宁可去死的意愿，多次地在主人公的头脑中出现，说明他的这种想法并非一时绝望之念：

“他还是又想到了死！虽然死亡不是休眠，但死亡却可以让他获得生活不能给他带来的那份安宁！”（第十三章）

在一部献给青年一代的作品中，这种情感的暴露令人惊诧，这种昭示让人感到心情震荡、惶恐不安，最终使作者决定推迟这部小说的出版，因为它与出版商埃泽尔推出的那一套文集的宗旨和要求相抵牾。

金　子

以金子作为题材，从凡尔纳的第一部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起，就在创作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随后金子又成为小说《海格脱·舍尔瓦达克》的主题，但这一主题遭到了出版商埃泽尔的批评。[②]然而后来，在他的多部遗作如《追赶流星》、《金火山》和《在马热拉尼》中，又完全表现出了对金子的蔑视。在小说《在马热拉尼》中，凡尔纳把金子和冒险家带来的饥荒和毁灭直接联系在了一起：

“‘金子！金子！可恶的金子！’凯迪尔激动地说，‘除了对金子

---

① 该小说的中译本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于[illegible]年出版，译为《约纳丹号历险记》。鉴于[illegible]在英文中指“美国人”（绰号），并已被约定俗成译为“乔纳森号”，且本小说中该船船籍也属美国，笔者认为译成《乔纳森号历险记》更妥。——译者注

② 见《加里亚的顶撞冒犯了埃泽尔》一文，[illegible]年第[illegible]期。——原注

的贪欲,还有什么更可怕的灾祸能摧垮我们的殖民地呢?……’”(第十五章)

相反,米歇尔让淘金者给人一种值得同情的感觉,并且竟在奥斯特岛上保留了一个高收益的金矿。

凯迪尔和作者

在介绍“这个神秘的人物”的段落里,你会读到下面一句充满痛苦的话语:

“生活留给了他太多的失望,也许某些理想没有实现。”(第四章)

这时,你怎么会不把凯迪尔与儒勒·凡尔纳联系起来呢?因为在作家给其兄弟写过的一封信中,也可以找到同样的声音:

“对我来说,家庭——我是说我的家庭——恐怕已经成为一个令人不安和令人失望的根源。”①

然而,原作中的这一段落又被米歇尔删掉了。

米歇尔·凡尔纳对原作的改动

小说《在马热拉尼》在被作家的儿子米歇尔大幅度改动的同时,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并且就连书名也换成了《乔纳森号历险记》,于 [illegible] 年出版。更改后的小说删掉了原作中的五章,新增添了二十章节,简直就是重新创作了,使得新版小说与原稿大相径庭。因此,小说一出版,读者再也看不出儒勒·凡尔纳的风格,人们怀疑米歇尔一定做了大量的改动。一场起诉米歇尔

① 见奥·拉卡马著《儒勒·凡尔纳》(里昂,[illegible]中的《儒勒·凡尔纳家书》第一百七十一封信,写于 [illegible] 年 [illegible] 月 [illegible] 日。——原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案子好不容易才幸免，因为起诉者无法亲眼见到小说的原稿。而实际上，《乔纳森号历险记》不过是被删改过的《在马热拉尼》原稿和米歇尔自行添加的新的章节的混合物。

为了使小说更能吸引读者，米歇尔增加了三十多个人物，增添了不少政治性的谈论，同时也把故事情节改得更具有了刺激性。然而，所有这些添枝加叶的工作都远离了他父亲在原作中所阐述的惟一的主题：一个绝对自由主义者的思想的演变。在《乔纳森号历险记》中，儒勒·凡尔纳的烦恼和不安消失了。在此，我们没有必要对小说中所有的改动一一去作评论，只消指出米歇尔对原作主人公凯迪尔人物形象的歪曲，读者就理所当然地不能接受。

首先一个歪曲的地方是，米歇尔改变了凯迪尔的性格。在《乔纳森号历险记》中，凯迪尔竟然拿奥斯特岛的独立来商讨，和智利政府签下了协定，最后放弃了他的领袖地位。然而，儒勒·凡尔纳笔下的每个主人公从来都是不会妥协的，他们从来不会把自己的权力拱手让出。同样让读者不能容忍的是，在米歇尔的笔下，凯迪尔竟玩弄起手腕，对智利军官进行要挟：

“‘（关于我的）这些传说当然有根有据，’凯迪尔说，‘如果忘记了过去曾经让我感到愉快，现在仍然让我感觉不错，但是，你最好应该记起来我是谁。我想，智利政府应当慎重行事，因为我绝不是没办法去搬来强大的救兵，这一点你最好明白。’”（《乔纳森号历险记》第三章第十四节）

在《在马热拉尼》中，儒勒·凡尔纳并没有揭示凯迪尔的秘密。如果作家的确是以奥地利约翰大公为背影，但他并没有透露任何东西，因为揭开这一面纱会使他笔下的主人公退去神秘的光环。然而，在《乔纳森号历险记》中，凯迪尔甘心失去独立，放弃了隐姓埋名。这与儒勒·凡尔纳构想的一位追求无政府主

义的亲王的个性极不协调。

而更为甚者，米歇尔拒绝凯迪尔灵魂的转变。儒勒·凡尔纳在原稿中描写了一个老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观的渐渐的演变：随着对人类逐渐产生了眷爱，随着对上帝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信仰，这个老无政府主义者终于找到了灵魂的慰藉。

在原稿中，凯迪尔从没有表露出要孤独生活的愿望，只是有时会有单独待一会儿的念头。因此，“成为火地人的大夫施威泽尔先生后”①，他毫不犹豫地去寻求与土著人民的接触，后来又去寻求与全体奥斯特人的接触。他是一个灵魂遭受过痛苦折磨的人，但不是一个厌世的人。然而，在《乔纳森号历险记》的最后，米歇尔把凯迪尔变成了一个形单影只的人，“远离所有的人……他就要‘独自一人’②去过自由的生活，直到永远”。因而米歇尔扭曲了其父亲笔下的人物的形象，把一个尽心尽力的医生变成了一个讨厌社会群体的人，居然在与火地人和奥斯特人接触了那么长时间后，一点儿也没有改变自己，一点儿也没有蒙生新生命的意识。

面对这种种如此巨大的差异，读者自然可以明白为什么今天要出版原稿《在马热拉尼》。这是儒勒·凡尔纳的一部鲜为人知的杰作，是他的政治情感和宗教情感的一种吐露。

第一座“世界尽头的灯塔”

在米歇尔修改过的小说里，还缺少他父亲笔下的那种终于趋于平静的结局。“世界尽头的灯塔”发出的光芒驱散了死亡的阴

---

① 见菲利普·朗多尼的《凯迪尔与自杀的企图》，[illegible]年第[illegible]期。——原注

② “独自一人”是米歇尔修改后的小说最后一个章节的标题。——原注

影。然而，米歇尔却剥夺了凯迪尔欢庆灯塔竣工的庆典，殊不知那一场面正象征着凯迪尔已经放弃追寻冥冥世界，开始了新生。

与米歇尔笔下的悲观的结局不同，小说《在马热拉尼》的结局以人物最后获得了灵魂的平静和情感的慰藉而令读者震撼。也许儒勒·凡尔纳内心的惶恐和不安真的在上帝那里找到了答案？在广大读者面前，在死亡面前，他竖起一座立于其整个作品之上的灯塔，它照耀着世界，不仅是现代的见证，也将是未来的守卫。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灯塔，已经出现在埃泽尔推出的一套精装版图书的背面，照亮了儒勒·凡尔纳卷帙浩繁的一系列的“奇异的旅行”。

儒勒·凡尔纳学会主席

奥利维尔·仲马

目　　录

前言 …… （员
第一章　原驼 …… （员
第二章　沿着海峡 …… （圆
第三章　在马热拉尼 …… （猿
第四章　神秘的生活 …… （源
第五章　新岛 …… （远
第六章　彭塔阿雷纳斯 …… （愿
第七章　合恩角 …… （苑
第八章　遇险船 …… （怨
第九章　乔纳森号 …… （愿
第十章　奥斯特岛 …… （员园
第十一章　入冬 …… （员猿
第十二章　新殖民地 …… （员远
第十三章　首领 …… （员愿
第十四章　六年的兴盛 …… （员苑
第十五章　混乱 …… （员怨
第十六章　合恩角上的灯塔 …… （圆愿
译后记 …… （猿猿

第一章　原驼

那是一种优雅的动物：长长的脖子呈优美的弧形；身躯略扁，臀部浑圆；四条腿细长而矫健；褐红色的皮毛带有白色的斑点；尾巴略短，但毛很浓，显得很神气。它就是这一地区的原驼。这种反刍类动物，远远望去，背上好像总骑着个人似的。不止一个游客被这种幻象迷住，看见它们，误以为是撞见了一队正前后相随、奔驰在这广袤无垠的平原上的骑兵。

一只孤独的原驼来到了离海岸大约两百米的地方，不无怀疑地停在一个小山丘上。四周广阔的草原上，茂密的灯心草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摩擦声，在一堆一堆的荆棘丛中高举着自己的尖梢。原驼迎风转过头来，口和鼻嗅吸着东风吹送来的夹带着海腥味的空气。它的眼睛很警惕，甚至有些不安，因为害怕遭到突然的袭击；它的耳朵竖在那里，不停地转动着，只要听到一点可疑的声音，它就会立刻逃之夭夭。也许一颗子弹能够击中这只警惕的动物，如果猎手的枪射程够远的话；一枝箭也同样能击中，如果射手是躲在灌木丛或岩石的后面。但是，很少有用绳索套住原驼的——因为它出奇地机敏，速度比马还快，当即就能躲开。同时，几个跳跃，它就会脱离危险。

在小山丘上能够俯视到这一块平原地带，这里的地形并不均匀平整，到处都有鼓起的长坡，那是暴雨在地面冲刷出沟壑的同时形成的。在离小山丘十来步的一个长坡后面，突然间潜入了一个土著印第安人。原驼没有发现。这人裸着胳膊，身上只

有几块兽皮。他像蛇一样灵活，在草丛里不出声地匍匐，悄悄地接近这令人垂涎的猎物，因为稍有动静就会把它吓跑。可是，原驼开始不安了，似乎感觉到了某种危险正在迫近。

就在这当儿，一条绳索“嗖”的一声，从最佳的距离即时抛了出来。只见这条绳索由一个固定在绳端的石蛋牵引，飞向原驼。然而，长长的绳索没有绕住原驼的头颈，却滑落在它的臀部上，结果没能把它束住。

偷袭失败了。原驼敏捷地躲避后，飞快地逃开了。印第安人追上丘顶时正看见原驼逃进平原尽头的森林里。

然而，原驼虽已不再有任何危险，可印第安人这回却大难临头了。

他收回了绳索，将绳索的一头系在腰间，而后准备下山。忽然，就听得一声咆哮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响起。声音未落，一只野兽呼啦一下已蹿到他脚前，旋即一个跃身，直扑向他的咽喉。

这是美洲大型动物的一种，比起亚洲的同类个头略小。但是，它攻击起来同样凶猛、同样可怕。准确地说，这是一只美洲豹，从头到尾有四五法尺[①]长，灰黄色的背毛，脖子和体侧有黑色的花斑，花斑的中心黑里透亮，活像眼睛的瞳孔。

土著人侧身闪开，他深知这种动物的力量和凶猛：它的爪子可以撕开他的胸膛，牙齿可以一口咬断他的脖子。不幸的是，土著人在往后退的时候被什么绊住了，一下子仰在地上。这下完了，他身上只有一把刀可以当做武器，那是用海豹的骨头做成的尖而薄的东西。他终于从腰间拔出那把刀来。

猛兽向他扑来，他的手高高地招架在那里。可是，他用这么一把小刀要对付的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动物啊。猛兽后退了一

① 法国古长度单位，一法尺相当于三百二十五毫米。——译者注

步,他趁机想要站立起来,以便摆出一种更利于防御的姿势。但是,他却根本没有时间,那只毫不在乎骨头刀的豹子又是一跃,用前爪就把他扑倒在地。

正在这个当儿,响起了一声清脆的卡宾枪声,只见那只美洲豹的心口已被子弹击穿,倒地身亡。

在百步远的峭壁上,一缕白烟升起在一块岩石上。一个男人正站在那里,卡宾枪还抵在肩上。当他断定没有必要再开第二枪了,才把枪放下,扣上保险,挎在胳膊后面。而后,他转过身去,朝着南方放眼环望。

在南方岩石嶙峋的峭壁下面,是一片辽阔的大海。

这个男人前倾着身子,呼了一声,又喊了几句话。他说话喉音明显,"运音格外地重。

他不是一个土著人,从外表看来是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他没有那种棕色的皮肤,尽管他的皮肤已经被晒成了褐色;也没有那种扁平的鼻子和深陷的眼眶;没有那种高高的颧骨和三角状的塌脑门;更没有当地人种那样的小眼睛。相反,他额头很高,上面布满思想家的皱纹,一副很有智慧的相貌;头发剪得很短,已经和胡子一样变成了花白——这一切都是这一带的土著人所不具有的。

要想猜出这人的年龄,恐怕要有十岁的出入,但估计是在四十至五十之间。他身材高大,体格强壮,好像什么疾病都攻不倒他。他的形象显示出他有充沛的精力,这种充沛的精力或许有时会以愤怒的形式爆发,而且也看得出来,他力大无比。此外,他的脸上刻着严肃,有点儿像美国西部印第安人那样的严肃。他的外表显得高傲,但绝不同于那些自私自利、自我陶醉的人表现出来的那种傲慢。这种高傲使他的一举一动都表露出一个真正上等人的气质。

这个人站在峭壁顶上,呼喊了一次,接着又是一次。他好像是在喊一个人,听名字,是在喊一个当地的土著人。

“卡洛里……卡洛里!”

他站在峭壁上,那峭壁一直延伸到点缀着黑石块的暗黄的沙滩。一分钟后,从一个上宽下窄的峭壁豁口处,出现了卡洛里。

卡洛里果然是一个印第安人,他的特征与这个白人很不同。这个白人刚才是随着漂亮的一枪出现的。

来人在三十五至四十岁之间,大大方方的脑袋,壮实的脖子,宽肩膀,厚胸膛,肌肉很发达;身高有五法尺半,纯棕色的皮肤,纯黑色的头发;眼睛炯炯有神,眉棱骨突出,但眉毛不浓;红棕色的胡子稀稀拉拉。似乎可以这么说,在这个低级人种的身上,动物性与人性几乎相等。但那种动物性是温和顺从的,看不出一点儿野性。更恰当一点儿说,他倒像一条忠实听话的狗,不仅可以成为你的伙伴,也可以成为你的朋友。在这块新陆地上,这种忠实而勇敢的“狗”可不少。现在,他作为其中之一,听到召唤,便跑到了主子跟前。主子抓住了他的手。

两人用土著语说了几句,声音从远处听来或高或低,仿佛每个字吐到一半就造成呼吸短促似的。随后,两人一起朝着那个受伤的人和倒在一边的豹子的方向走去。

那个不幸的人已失去知觉,他的胸口被猛兽划开了几道。血已染红了土地,但还在往外冒,就像一条条的细流。然而,当他感觉到有一只手落在肩上,掀起他身上粗制的兽皮时,他紧闭的眼睛睁了开来。兽皮下面,还有几处伤口在流血。

这个前来搭救的人是谁,他一定认了出来,因为他黯淡的眼神亮了一下。接着,就听见一个名字从他那发白的嘴唇里吐了出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